



第二函第一本

羅世昌錄

沈蕙雨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十五十六
計八十八頁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之十五 江南

蘇州府

疆域

東至東沙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宜興縣界一百里南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界九十四里北至揚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東南至松江府華亭縣界一百二十六里東北至大海一百七十二里西南至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界一百五十一里西北至常州府無錫縣界四十九里

城

周三十四里五十三步九分門六西北曰閭門西南曰胥門南曰盤門東南曰葑門東北曰婁門北曰齊門五門各有水關惟胥門不設

衛

蘇州衛 領四千戶所左千戶所營在葑門內右千戶所營在閭門內中千戶所營在盤胥二門內前千戶所營在婁齊二門內後千戶所分立為嘉興守禦千戶所

驛遞

姑蘇驛 舊有胥門遞運所萬歷九年革

鈔關

泔墅鈔關在府西北三十里

形勢

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漢武帝賜嚴助書

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

隋地理志

往事

國都二 吳闔閭都姑蘇至其子夫差越入滅之 元末張士誠據平江稱吳王我 太祖平之

帝幸一 宋高宗紹興四年金人入犯十月幸平江至明年二月還臨安

起兵二 楚項梁及羽自會稽以江東子弟八千人渡

江 宋炎三年年韓世忠自平江入杭定苗劉之變

山水

大江在常熟縣之北上接江陰縣界下入海與通州對岸

海在太倉州嘉定縣之東上接江流南至上海縣界

太湖在府城西南四十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

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大江萬六千頃東西二

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跨蘇常嘉湖四府

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南有諸淞納宣歙臨

安茗霽諸水其東倒入於三江其名五湖者圖經以首

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魏常昭以胥湖蠡湖

洮湖滬湖與太湖為五吳虞翻云太湖東通淞江南通

霽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連韭溪凡五道故名志曰

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

為菱湖周迴三十里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為莫湖

南連莫湖東通西山者為胥湖二湖各廣五六十里長山之東曰

遊湖周五六十里西口湖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

貢湖周二里其東岸即樹里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皋里湖其浸則

通謂之太湖

嘉靖中崑山鄭若曾作太湖圖而為之論曰太湖延袤
五百餘里雄跨蘇常湖三境全吳巨浸無大於此論水
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係
焉全吳利害亦無大於此向來論經畧者多未之及或
謂東西洞庭及濱湖諸山古來兵火不及奚必議守然
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或從京口或從三壩志在城郭
則山林必在所棄若倭夷土寇則不然志在擄掠棄無
就有今復內諸村鎮搜括已盡必趨於未經兵火之地
則沿湖諸境非所當防者耶况自太湖入宜興以至金
陵為道甚捷不可不先事而為之防也或曰湖中風波

與江海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非漁網船不可蓋江船
與海船不同海船與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泖
船又不同內河之船即今之官航民船是已江船大者
為川為襄小者為滿江紅為灑渡之類海船十餘種廣東
新會船東莞船大福船草撒船海船開浪船高把梢
船騎船蒼山船八槳船鷹船漁船蜈蚣船兩頭船網
船沙曾已圖形於籌海圖編可覽而知若湖泖之船雖
生長吳地者問之多不知况以宦遊之人而知用之乎
請詳言之夫湖泖之船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
貨者謂之駁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衛所巡司所
用者謂之巡船鄉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

者謂之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風濤之性猶未若
漁船之便利也漁船莫大于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裝二
或五道可裝一千或四道可裝千石無間寒暑晝夜在湖每
二隻合為一舍素為賊之所畏睽而鯨之太湖攻戰此
其最善乎此船小者可入港桅三道可裝五二道可
百石是也江湖中皆有之若風息時無問大小皆不遑
用蓋罟之所利者狂風怒濤也其尾無櫓其旁無槳風
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擊楫為有用矣其次為江邊
船大者可裝二千石自五桅以至二桅亦專使帆無櫓
與槳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

揚子江則由錫山高橋下江水寬處行然須重載駁船
喫水方可過高橋下也其次為廠稍船大者可裝六七
百石漸降至六
七十又其次為小鮮船即湖中航船是也二者皆有櫓
而無帆又其次為剪網船亦合二隻船雖狹小第一迅
駛又其次為魚網船駕使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
堪用此二者各湖所共有也又其最小者為划船三四
人盪槳如飛疾於剪網但不用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
援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超淖泥潑賊舟舟
滑難立大為賊所憚此船惟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無
而吳江之二十九都者慣一行划至為可惡凡此皆澳

船可用者也其他湖泖內港漁船尚有輒網一人坐于
船首輒魚
是者趕網一趕者是逐網於船頭者是罩網則歇而捕田雞
是江網立木于吳淞江鮎魚中口水也塘網頭一隻帶
安坐塘岸上六者皆遲鈍不遠於用所適用者惟鷓鴣
起網者是
船一名水老鴉一槳出於吳江長洲二縣其駕使不過二
三人其駛埒於剪網善用之大為軍旅之助或又曰週
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用之曰不然湖口雖多
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韭溪葉港雪落洪坍閔鮎魚
口吳縣之莫舍淩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浦嶺吳塘門武
進之馬蹟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可指

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為之探報帆罟邊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籍之於官蠲其役專委一廉仁有司訓教之則善矣

三江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戰國策黃歇上秦王書曰越王禽之三江之浦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曰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三江之名見

於古者如此史記正義曰三江者蘓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蠅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十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淞江為三江按今淞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立松江府於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禹蹟之存於今者此一江而已婁江或曰自府城東經崑山太倉入海今名劉家河者是今府城東門名婁門亦其

證也元海運 國初下洋皆由此崇禎末漲塞東江大
抵在府東南與松江府境自海塘障于南水北折為黃
浦而東江不可攷矣元潘應武以為太湖之水出白蚬
江急水港下澱山湖東自小漕大瀝諸港以入海者即
古之東江金藻本其說以為可復而松江志曰上海縣
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塲舊有海口論者指
此為東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為
捍海塘所截而歸有光則以禹貢之文本不相蒙二江
並是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無三江也今以其形勢大
畧為之圖并次歷代開治之蹟於左

歷代水利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蘓堤松江為路即今石塘

吳越錢氏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為都號曰
撩淺

宋天禧間轉運使張綸於常熟崑山各開諸浦以導積
水

天聖初詔轉運使徐奭等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
堤九十里起橋十有八或云四十餘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

景祐中范仲淹守郡開浚五浦以疏諸邑之水 仲淹
上宰相書曰姑蘓四郊畧平窳而為湖者十之二三太

湖尤大納數郡之水東入于海名曰淞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支流並塞勢必橫潰今當為之疏導不惟使東南入於松江又使東北入於大江以至於海又必設閘於外以禦潮沙每春僅理閘外工減數倍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摠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

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華清臣開松江盤龍滙及滬瀆入海

慶曆中通判李禹卿隄太湖八十里為漕渠

至和二年昆山主簿邱與權等作崑山塘為橋梁五十

二名至和塘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顧浦

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處指揮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大修至和塘又開松江之白鶴滙如盤龍之法

熙寧三年廣東安撫機宜知書上言蘓州水利五年除直司農寺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元豐元年正月有旨罷奪直書有六失六得其論地形高下之宜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寔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岡壠東西僅

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南北七十八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塌身之西抵於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抵下皆謂之水田高田常欲水令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水田常患水令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塌身之流故常患水也論古人蓄洩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塌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通

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塌門沙堰門吳塌廟塌丁塌李塌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塌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塌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塌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塌身之東其田尚有邱畝經界洧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塌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塌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所謂夏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

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宋時盤門久塞故只有五門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李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

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濶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港者皆破古隄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海濱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論治田先後之宜曰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

三條以決水其餘大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
 小者更不朝廷愈不見信而大者猶謂此小塘更不浚治可洩
 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者猶謂此小塘更不浚治可洩
 水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數百里沃腴田盡為
 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項塘浦既非天
 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
 御以來百餘年間除十餘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
 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遺跡而非亦不問
 一切併合與私力更迭役決修者係低田則高西
 一作隄岸以設斗門或堰閘以瀦水灌田其則高低
 皆治而水矣
 旱無憂矣

直既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曰浙西昔有營田
 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

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畝畝之患是以錢
 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既納土之後
 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究
 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洧洹畝澮之利始務便於轉漕舟
 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
 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閑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
 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
 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
 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不過採愚農道路
 之言以目前之見為常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

天下郡國志卷之五 卷十五
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苗涇等十餘浦殊不知
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
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彌浸
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
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
嘉禾而東北一路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
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而不可治也又况太
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複
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
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

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
杭之臨安餘姚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昔禹
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惟吳淞
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
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
又於江之中流多置冒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
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
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陂淹浦港悉皆瀰
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也吳淞古江故道深
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或尚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

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跡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壩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太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關矣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濼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為隄岸所在陂淹築為水堰杭

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者此已今之言治水者有二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濱作圩埤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涇作埤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前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潮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淞江開常熟縣

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過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于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何以言之苕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于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

堰開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苕涇等浦須置堰開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潴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開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乞謹守望亭開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溼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惟少紓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于江矣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私行然決堰

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
民田之岸以防水勢故也至于吳淞江北岸三十餘浦
唯鹽鉄一塘可入瀉水北入楊子江餘皆連接乎江湖
讓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乞措置一面開導河
浦即便相度淞江諸浦除鹽鉄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
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淞
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岸
亦免風濤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淞江而
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
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

患害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河
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隄塘則所導上源
之水輻輳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
而不能徑趨于海故也倘效唐虞以來隄塘之法修築
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
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
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
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
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
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

五縣積水中所謂湖滾陂淹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滾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埤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畝畝之利其餘淺者本是民田皆可相視治為良田

元祐中宜興人單鏐著吳中水利書以為三州水患一由于五堰之廢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

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薄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妄給中官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于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下太湖一由于百瀆之塞荆溪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溪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于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直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溪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抵淞江由江入海是

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為吳中害今荆溪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埋塞一由於淞江之長堤三州之水潴為太湖由淞江以入海慶歷二年以淞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淞江長隄界於江湖之間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堤雖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淞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泥沙漲塞芟蘆叢生隄防亦沙漲為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

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則三州之水可以無患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芟蘆地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一先置常州運河許門一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一次開夾葶干白鶴匯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瀆湖相連走洩西水入運河下野門入江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一次開蘇州萬涇白茆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萬涇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李子灶子諸港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湖並皆疏鑿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洩水諸港瀆並皆疏鑿按國初因五堰舊跡立為銀諸東壩禁商薄往來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于南京以成朝宗之勢

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往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乃東南萬世之利也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牌司於蘇州

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

政和六年以戶曹趙霖提舉常平開修平江諸浦霖上言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畧田三者缺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置閘篇曰治水莫急于開浦開浦莫急于置閘置閘莫利于近外若閘置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

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度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則啟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例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例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鹽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啟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理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濶積水既已通流則泛

海浮江貨船木筏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佳泊五利也復
 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鹽當先置閘而
 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
 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水田之利莫盛于平江
 而平江之田以低為勝自田圩既盡水通為一故昔日
 良田並沉水底古人築圩畞田非徒謂得以播殖也將
 恃此以狎水之所居耳必于開浦置閘之後凡積水之
 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斯為治之成矣

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三
 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餘三十三浦崑山十
 浦有二掘浦下張浦七了浦葛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
 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一黃泗浦

美浦西成練東成浦水門塘崔浦耿涇浦魚潭浦郎溝
 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
 千步涇司馬涇金
 涇錢涇黃蔦漕

紹興二十九年詔監察御史任古開浚平江水道從帝
 熟東柵至雉浦入于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至尚墅橋
 北注大江

隆興二年詔知平江沈度開崑山常熟十浦
 淳熙二年詔知平江陳峴開許浦

十三年提舉常平羅點奏開澱山湖 點上言浙西圍
 田堙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為害最大此湖
 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匯蘇湖秀三

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水自西來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古來吞吐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眾浦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殺洩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淞江江湖二水曉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

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褐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跨數里遏截湖水不使之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反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可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于田遇水則無處洩瀉旱則無從取水請乞即開浚

理宗朝置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

元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尋罷復立行都水監

八年以海道千夫長任仁發言命行省平章徹里開吳淞江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浜迤邐入海置木閘仁發著水利問答大畧謂宋蘇軾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淞江一縣之民可盡徙于他處庶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堙塞之患哉自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為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

與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早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于天寧有豐年耶又曰開江身濶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閘濶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水之地范文正公曰一日之潮有損有增三分其時損居二焉四時辰潮漲八時辰潮落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面雖二里之寬不如十閘之功也議者曰吳淞江自古無閘何不疏通故道一任潮之往來答曰新開江道水性未順兼以河淺約往沙泥不數月間

必復淤塞前工俱費故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
 閘若欲再復吳淞江故道須候流順河深衆水歸源當
 于此時諸閘多閉挑開一處堰壩任潮往來借清水力
 東衝西決自復成江矣攷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此之
 謂也

計吳淞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
 百丈大盈浦口起至永淮寺東止一千六百丈 永淮
 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趙屯浦口起至六
 陸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丈 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
 新洋江止一千六百丈 通
 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丈

泰定元年復立都水營田使司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
 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吳淞舊于嘉定州之趙

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港烏泥涇各置石閘後至正年間廢

至正元年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瓦歹

等濂漉吳淞江沙泥浚各閘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涇及

風波南俞北俞益鉄官紹盤龍浦匯六磊石浦等塘

潘應武言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心中東有出水

港曰斜瀝口曰泖港口曰小漕港曰大瀝口曰小瀝口

各濶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

等浦入青龍盤龍江而入海古人謂水之尾閭門宋法

禁入占湖為田為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

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漚悉皆淺狹潮水下相往來攔

住去水東南風水迴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溢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松江等處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圍占日久率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福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甚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浚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寔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一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至趙也浦一百餘里共有一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道福浦石浦最低下有取江浦近水勢甚便者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方埋塞此處宜及早修浚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葑

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多有上下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衝出塘東湖泊門入笠澤湖分湖白蠟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水勢洶湧歸附後被一人占據又造橋築堤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一長橋南地古來水到龍王廟後歸附仍築塞五十餘丈見蓋房與軍戶居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易致泛溢宜委官往視指定龍王廟墓基論令軍戶移入營內仍舊造橋相接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吳淞古江已被潮沙堙漲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紆迴宛轉不流于江而北流入至至塘經太倉出劉家港入海并澱山湖之水東南自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泖達于上海新涇入海不若因其順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于上海太倉等處視

可開河港挑浚通流仍踏視吳淞古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浚為工差便

元末張士誠開白茆塘

明永樂二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開崑山東南下浦掣吳淞江之水北達劉家河又挑嘉定縣四顧浦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浚常熟縣之白茆塘引太湖導諸水入揚子江于上海東北浚范家兵接黃浦通流入海原吉奏曰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

江^吳之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沙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即欲開浚工費浩大且艷沙浮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之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流浚旁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

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至水涸之時修築
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徐獻忠曰原吉北掣吳江之水入於劉河是矣然徒
浚其流而不開其源七十二水門之湮塞如故則吳
淞之流不加迅疾夏駕與四顧二浦潮汐之入者不
能敵住奈何而不塞也必須大開吳淞江長橋有大
者三五處以其石砌水門三併為一除其占塞決其
壅滯與寶帶橋急流無異則吳淞入于夏駕四顧可
也直達于新城海口可也決無壅塞之患矣

正統五年命巡撫工部侍郎周忱浚吳淞江及崑山

縣顧浦

天順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崔恭開吳淞江 錢溥記

曰崔公奉 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吳淞為尤甚乃

舉府判洪景德等治之以為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
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
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匯入江計
四千丈濶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
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場計三萬餘丈深濶皆與
江同又 新華涇塘六磊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
鄉之旱亦免

成化八年置僉事於浙江專治蘇松等府水利正德八年改設

兵備副使兼水利

弘治七年 命工部侍郎徐貫開吳淞江并白茆等塘

貫奏曰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

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于是督同

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芟蘆之地疏浚深

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

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

開白茆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泄昆承湖水以注於

江又開七浦鹽鉄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

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漚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

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涇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

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

金藻三江水利論曰治水之道有六曰探本原也順形

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

之者有一曰任得人而已矣任得人而六事不舉者未

之有也六事舉矣水不為利而為害者亦未之有也所

謂任得人者臣聞堯舜治水必委之於神禹而輔之以

伯益故能成萬世之功今之治水者搃之以一僉憲而

已臣愚不知其才德與禹益何如而其爵位寔有未及

既非攷察之官又無司牧之柄殿最課績不在其掌握
錢穀歛散不由其調度欲開河而上或未許欲給餉而
上或未從欲任府佐而上或委之催科欲任縣佐而上
或委之別幹上下矛盾互相掣肘臣愚以為雖有禹益
之才之德亦不能成其功况未必有乎必專任大臣一
員如夏忠靖者而輔之以僉憲分之以守令又必精
選其人乃為有益也所謂勤省視者臣聞神禹治水十
三年居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之治水者乃欲不出郊
原而求其刑罰中水利通自生民以來無是理也是故
省視之法必與民約集某日到某區某月到某處三月

一周一年三徧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如
此可以知肥瘠可以驗熟荒可以則高下可以察勞逸可
以觀勤惰可以辨賢愚可以審貧富可以識強弱可以
定征徭可以定官吏而地方之事無一不在其心目之
中矣豈獨知夫水之淺深岸之大小河之廣狹而已哉
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圩岸可成省視三年四年溝洫可
深省視六年五年浦港可通省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
省視九年十年開竇可完一圩溝岸任在排年一畝溝
岸任在里長此法之經也百夫河港任在老人千夫河
港任在糧長此法之緯也一縣水利任在縣佐一府水

利任在府佐此則兼經緯而總之也提一縣之綱者令也提一府之綱者守也提七郡之綱而殿最之者大臣也往來乎中而考其功效者僉憲也相與糾舉以懲其慢其侍御也相與調劑以諧其事者都憲也如此而水利不興菽粟不如水火者臣未之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臣愚以為財不均則無食力不均則無功故圩岸溝洫不須起倩假如一圩有田若干有戶若干有岸若干有溝若干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尺一步皆有歸著明著于圩圖之下而以排年掌之圩大者分之官則累其畝以或冊圩之南中立一高牌書曰幾保某圩

排年某管下省視官到此展其圖而驗其圩則一賞一罰無不得其當矣往來開河每里起夫二十五名其餘人戶又無津貼雖或有之不過弱者官府給糧只是數斗倉廩有限其能再乎臣以為提是民財何須勞擾為今之計不待給糧且省厚斂每排年一甲朋出人夫一名其餘九戶每歲每名貼錢三百六十文自上上以至下下分為九等自二月以至十月亦有九月逐月對戶以粟支領則貧富自均又無侵剋人夫十名備舟一隻可以宿食可以往來七人上工三人更休百夫十舟擇一老人掌之千夫百舟擇一糧長掌之自二月起運已

畢水利方興所謂四之日舉趾是也至十月開倉辦糧水利適止所謂役車其休是也千夫開一河萬夫開十河各自立功以憑賞罰七府一年須開百河大約十年可開千河以財言之貼錢借力者每一日一丈文費不多而強弱又均得錢出力者每一年五兩用不虧而公私又省以力言之十戶之中朋一長夫人誰不服一年之內寔用六月功何不成但能痛革管事者之貪虐則其開江之功可計日而待也所謂循次序者昔人以開江圍岸置閘為第一義又以河道田園二事兼修不可偏廢此皆至當之論後人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為務而圩

岸溝洫漫不之省臣愚以為江固當開閘固當置然圩岸溝洫又在開江置閘之先而圩岸又當先於溝洫也以時言之水浸則溝洫難為下手故圩岸為急水涸則圩岸不消載土故溝洫為先以地言之高鄉雖水浸亦可兼舉低鄉須水涸方可並行凶年則先其所易後其所難樂歲則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修圩次第水浸則專築其裡土不狼籍水涸則專築其外岸方堅固裡外哉芟可防風浪開溝次序略與開河同開河次序須待水涸先從兩旁去其高土見水而止然後囊沙以為節量力以為剗水易乾而功易完晴可為而雨可止豈待臨

時然後盤土於高運土於遠而剩土于中哉臣愚以為必如是然後財無空費人無徒勞時無虛度河成而兩旁為田雖有驟雨亦難衝塞矣開江次序亦與開河同但要先將各處連年包帶絕戶積荒田地與夫涉塗水蕩畫以疆理開以溝洫墾闢成功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餘充開費待至開江之時遇有所損之處即便以此對直償之寧過于厚臣愚以為必如是然後上不煩官下不煩民而害事而橫議自息矣蓋圩岸不高固有小水尚可支持一逢大潦則與無岸者同矣溝洫不深利有小乾尚可接引一逢大旱則與無溝者同矣老農云種

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兩句切中連年之病蓋高鄉花荳不收為無溝故也低鄉稻禾不收為無岸故也是故高鄉溝洫為急而圩岸次之低鄉圩岸為急而溝洫次之若其池塘潭沼又是高鄉所務大約有田十畝開池一畝有田一頃開潭十畝平時可以養魚旱月可以救稻必圩岸溝洫池潭浦瀆以次完備開江置閘之功始可得而言也凡開浦港亦是各據地方只在一縣之中不出一府之外惟是三江閘寶湖塘海塘所關七郡利害必須合力共財而補助之也開江雖在圩岸溝洫之後而源頭水口要害去處則不可緩置閘雖在開浦

開江之後而打石辦料募工給食則不可遲此又次序中之節度也所謂正綱領者臣愚以為七郡之水有三江譬如網之綱裘之有領也支何派港綱之條目也於湖潭泖瀆裘之襟袖也開一瀆治一浦不過條目之大者耳如其網之無綱何修一河理一泖不過襟袖之廣者耳如其裘之無領何昔者東江既塞而澱湖之水無所泄故人以為千墩浦等處可洩澱湖之水殊不知此處雖通但能利此一方之水道耳而澱湖之水乃屬東江終不可逆入於淞江此不明于綱領之說也松江既涇而太湖之水無所洩故人以為劉家河可洩太湖之

水蓋不知此河雖通但能復此婁江之半節耳其南來之半節與夫新洋江及千墩等浦者反被其橫衝淞江之腰腹而為害莫除此則舉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或又以為浦者導諸處之水自江以入海殊不知山水下于太湖湖水分于三江江水入于大海初無與於浦也然而浦不可無者如古井田之有澮也水漫則洩溝水以入江水涸則引江水以入溝此乃古人之水利非若後人反藉導湖水以趨江也此皆綱領之不正者也若其溝洫既深浦瀆既通然後尋東江之舊跡以正東南之綱領而澱湖所受急水港以來之水與夫陳湖所接白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五
三
蜺江之水皆得以達於東南以入海則黃浦之勢可分而千墩浦等水不橫衝于淞江而淞江可通矣又開淞江之首尾以正東西之綱領則黃浦之勢又可分而踰口既通吳江石竇增多而淞江可以不塞矣又開婁江之崑山塘以至吳縣昏塘另接太湖之口添置石竇則新洋江之潮勢可分而不使橫衝淞江而東北之綱領又正矣所謂順形勢者臣見今人之論有以為黃浦即是東江而黃浦淞江通者蓋不知江浦之子母縱橫而水勢之大小順逆也臣愚以為淞江乃東西之水其勢大而橫譬則母也黃浦乃南北之水其勢小而縱譬則

子也太湖之定位在西大海之定位在東必藉東西之江以洩之則為順而駛若藉南北之浦以洩之則為逆而緩蓋淞江之塞西由吳江石門之少中由千墩等浦與新洋江之橫衝東由黃浦竊權之盛而踰口所以不通也况黃浦不獨北為淞江之害而南又為東江之害蓋其中段南北勢者乃是黃浦其至北而反引淞江迤邐東北達於范港_家以入海者又名上海浦也臣愚以人為江有入海之名浦無上海之理而今皆反之者此即江變為浦之明驗也其至南而折于西以接橫潦涇者又名華涇塘也華涇塘東去有閘港此皆東江之東段

也但欠深廣而入於海耳大漑西北有爛路港陳湖西去有白蜆江此即東江之西段也但東南與朱涇斜塘橋等處欠通順耳三江既通則太湖東之形勢順矣然後尋曹涇入海之閘河金山衛入海之閘河海鹽縣入海之閘河以洩嘉興秀水塘等處疏以來湖杭之水而謂之南條者則太湖南之形勢順矣既江陰下港等河常熟白茆等港復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處走洩夾苧干等瀆築堤管水入江而謂之北條者則太湖北之形勢順矣修漂陽之五堰疏宜興之百瀆則太湖西之形勢又順矣四面高鄉皆置石閘以時闔闢不使其反而趨

內則高低之形勢又順矣所謂探本源者臣見弘治四年五年連歲大水田禾盡沒室廬漂蕩上厓 聖主之憂屢下寬恤之詔兩年稅糧或減或蠲不啻億萬延至六年疫癘交作七郡之水死者亦不啻億萬雖曰天災流行亦由人事不修之故臣以為救已然之災不若救未然之災救一二年之災又不若救千百年之災救一二年之災倉廩府庫是也救千百年之災災江湖通達是也江湖通達然後田野豐登田野豐登然後倉廩盈溢倉廩盈溢然後府庫充足盜賊可息詞訟可簡教化可興禮樂可作上下各安其分神人各正其所尚何可災患

天下郡國志卷十五
之足憂哉苟卿曰夫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廩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貨之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然則所謂江湖者又本源之本源也

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築沙湖堤 府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客舟以風濤之阻集于岸下多為盜劫至是於道之南截湖成堤

十年浚七了浦

十三年府通判陳暉浚湖川塘 祝允明記曰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有奇西分

源於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滙東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互嚙又劉家河之緯州而西出者由鹽鉄到湖川而定東北自七了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泥渾沙迎合淀壅澱滲可立而待州民兩奏浚之未幾復淤

自徐昌橋至於金鷄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至於西段又六千尺廣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

正德十六年 命工部尚書李克嗣發軍民夫六十餘萬起常熟東倉至雙廟浚白茆港故道一萬三千八百

二十餘丈起濶廟至海口改鑿新河三千五百五十餘丈又浚尚湖昆承陽城等湖支河一十九道吳淞江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并吳江長橋大石趙屯大盈道謁等四浦常州府烏涇等瀆六十三桃花等港市河等河各四湖州府大錢小梅等河及淩港七十二嘉靖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呂光洵開蘇松諸水 光洵奏水利五事一曰廣疏浚以備潴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 何謂廣疏浚以備潴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

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畝引江湖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于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堙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

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芟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等水以達于海浚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鉄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滯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乃浚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浚溧港等港以溉武進浚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浚頤浦吳塘以溉嘉定浚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浚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浚之深廣使復

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滯而難洩雖導河浚浦引注于江海而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囓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邾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父老以為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夫今不治

則坍塌日甚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
 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滂
 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
 浦則河浦之水自高于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洩
 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
 灌溉盖不但有利于低田而已 何謂復板閘以防淤
 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
 勢易淤不數年即沮洳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
 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
 啟閉以禦淤沙歲旱則常閉而不啟以蓄其流歲潦則

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盖謂此也而宋臣
 郊儁亦云錢氏循漢塘遺事自淞江而東至于海又遵
 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
 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盖與儁之言頗
 合然多堙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
 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
 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等處各置
 閘如舊臣訪之故老皆以為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
 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盖不獨數處為然
 也 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

為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于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為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簡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貲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斂于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行令

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健有力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浚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令造冊查攷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于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以繼之以贖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荒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此較彼孰得孰失不待再

計而決也。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
事為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
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于水者殆不
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
思之夫忱之才固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
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
遣大臣䟽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不暇為國
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
例特勅撫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
治經畧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

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
考其水利有效方許其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
費財而債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
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
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群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
阻于旁撓功多毀于垂成臣竊見上流咽喉之地淤澱
豐衍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䟽之是必游揚其說
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
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廉治
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遂莫敢窮究今欲悉其

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或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于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遠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為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隆慶三年命巡撫都御史海瑞開白茆港劉家河黃浦港諸海口及湖浦涇漕并浙直交界涇塞處所時江南大飢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募民興工開吳淞江自黃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并以餘剩工銀開白茆港

萬歷三年又開黃浦白茆吳江諸堙塞口及修浙江海寧海鹽等縣衝壞海塘其海鹽石塘南環澈浦北接金山上海等界尤為要害越三年工成

弘治元年命工部主事朱子觀開吳淞江以國難不果歸有光曰吳地庠下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溢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

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始興王浚以淞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紆谿為渠滄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嗟夫後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浚盤龍白鶴滙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錡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如不知揚州數澤天所以潴東南

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為利哉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為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單錡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芟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之淞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淞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

縣之民此論殆非鑄之所及今不鑄去堤岸而直為
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
平攷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淞江正在下流
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
確欲復古道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攷元
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
江面纔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
二里即江之堙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
此何啻千年郊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十浦又江旁縱
浦郊氏自言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古

故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
廣若徑直則又易洩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
途使如今江之淺狹何能蟠曲如此余家安定在
淞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
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
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
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
至吳淞江巡簡司又自新江西南蒲滙塘入江自曹
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郊氏所
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才及當時

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陽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芟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為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四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

有魚鱉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江當盡

港

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畝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竒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又奉熊分司書曰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

獨于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夫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益鈇及宣帝時桓寬推行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其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于此者邾大夫攷古治田之跡盖浚畝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邾氏

所謂塘浦濶深而隄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邾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錡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淞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其區其川三江盖澤不患其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淞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

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于嫡遮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平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淞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淞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千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淞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

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其獨謂大開淞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于此自執事秉節海上邇者風汎稍急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淞江之不可不開也淞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淞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

灾腹内之民晏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関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于瓦浦寔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于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稍為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淞江姑且畧尋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菱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蹠口入海放今年停瀦之流備來年荐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

按水利之說不一而摠其要不過三四端而已其曰復滎陽之五堰杭州之長河堰常州之望亭堰務使

水不入于太湖者此殺其上流之說也其開吳淞江
劉家河白茅七了諸浦使水或南或北並入于海此
決其下流之說也於江河之旁倣古人之跡各分為
塘浦是又于下流而貫通之也築圩岸以圍田作堰
以遏水使之畢歸于塘浦而東去之水自然滿盈迅
疾所以為內之勢也置閘以限海水之至使沙不入
而水易出所以為外之防也是數者盡之矣而歸氏
之論尤為卓越故著之篇終以俟有王者作權乎時
而行之以為東南萬世之利焉

明弘治八年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帶管浙西七府
水利仍設主事或郎中一員專管三年更代

正德九年設郎中一員專管蘇松等府水利

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員專管蘇松等七府水利

十六年遣工部尚書一員巡撫應天等府地方興修蘇
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僉事聽其節制尋設郎中
二員於白茅港吳淞江分利開浚

嘉靖三年罷蘇松等府管水利郎中仍行浙江管水利
僉事帶轄

六年令巡撫官督同水利僉事用心整理蘇松水利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十五

五

得虛應故事

十三年令各處按察司屯田官兼管水利

四十五年題准東南水利不必專設御史令兩浙巡鹽御史兼管

隆慶六年特降勅書以東南水利專責成巡撫

萬曆三年令巡江御史督理江南水利

漕運

運河南自杭州來入吳江縣界由石塘北流經府城又北繞白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界達京口隋大業六年勅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面濶十餘丈擬

通龍舟巡會稽宋史浙西運河自臨安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牋六百四十一里

兵防

鄭若曾曰或問蘇之險要有幾曰倭寇之犯郡城也水港浩繁滕路交錯所當控扼者不過十四處而已請詳言之賊若自海口而入則嘉定之吳淞江黃窰港太倉之劉家河七了口四者其險要也若自大江而入則常熟之福山港許浦三丈浦三者其險要也此皆本有險要之在外境者也能守此七處不容賊舟輕入則一州六縣皆晏然無虞况但府治乎但海濱不止於嘉太兩邑

在南則嘉興之海鹽平湖在東南則松江之華亭上海
皆是也江口亦不止於常熟在西北則常州之江陰武
進鎮江之丹陽丹徒皆是也鎮江路遠且置勿論嘉松
常三郡江海口岸賊一內犯則長驅至蘇蘇之所恃以
禦之者不在于交界設險乎此之謂腹內險要也若不
能守而縱賊過界則海口江口所設之險均為無用與
不設同故設險外境制敵上游策之上也而腹內險要
亦不可視為輕緩在南方則吳江之平望所以禦海鹽
平湖之衝長洲之周莊所以禦華亭南路之衝在東南
則長洲之陳湖所以禦華亭中路之衝崑山之磧礪安
亭所以禦華亭上海之衝為途不同同於備海寇之深
入也在北方則長洲之蠡口所以禦無錫間道之衝長
洲之望亭所以禦江陰南來之衝吳縣之太湖洞庭兩
山所以禦江陰無錫武進寇舟逸入之衝為途不同同
於備江寇之深入也計而言之外境之險要有七腹內
之險要亦有七皆蘇郡之安危係也

財賦

邱濬大學衍義補曰臣按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
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
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

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此是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寔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

九千石稅糧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楊芳曰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三合五勺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偽吳百萬今二百

七十餘萬矣臣按今日糧額之重莫甚于蘇州矣然國初民田大率以五升起科則固未嘗有增于耶律楚材所定之額也惟抄沒之田最重有至一石以上者而蘇在國初克平偽吳之後抄沒獨多故搃計之有二百八十萬之額安有聖祖而為加賦之事乎迨後宣廟深憫斯民之困下詔每田一畝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然一石而減其三猶是七斗二民困未蘇至嘉靖中巡撫歐陽鐸始行牽耗之法均其稅于民田而各縣之田皆不及四斗人以為便此因一

時裒益之權然使當日五升起科之田莫非三斗以上

小民自有之田與抄沒者同其科而久遠之後遂忘

聖祖取民中正之大制後之人不考其本相傳之妄至

謂太祖忿吳久抗

王師而重其賦者

庶吉士張溥文集

耗之法太祖止科抄沒之田原未槩加三吳之賦至

於蠲免之恩在洪武中蘇州止蒙一次自緣入版圖

之日淺耳豈有以一士誠之故而并罪其民乎聖明

在上念一方之困已二百八十年而又念今日所謂抄

沒之田並已子孫數十傳忘所自來以為已有而冊籍

亦多不存倘得一切舉而平之俾得比于民田之賦而

即不敢復望五升之額而別為三壤不過一二倍之而
而止其他各郡以次推行使三吳之田曠然一反古初
之舊而 聖祖中正之制亦大白于天下 朝廷獲減
賦之名而歲入之數無損于宋元之盛豈非一方之幸
哉

吳縣

疆域

附府城西

巡司

木瀆巡簡司

東山巡簡司

舟頭巡簡司

舊有橫金
巡簡司革

山水

陽山一名秦餘杭山一名萬安在府城西北三十里遠
逸二十餘里其大峯一十里而箭缺為絕頂戰國策云

越王以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今萬安山有遂山是也其下有射瀆

橫山在府城西南二十里隋初嘗遷郡于此

太湖中山有七十二而洞庭東西兩山為大又其大者

曰馬蹟山今屬武進縣

東山一名莫釐山去胥口西南四十里周迴四十里國

初原屬舟頭巡簡因去西山遼絕復置東山巡司以轄

之居民稠密商賈為業重利而輕生而一遇寇警合山

人齊奮而出自相抗禦嘉靖中設兵哨營寨有八在北

曰嘶馬哨曰梁山哨在南曰渡船營在東曰北湖口在

西曰長圻寨在東北曰烽圻哨在西北曰毛園哨在西

南曰葑山營各繞之以耆民團長

西山古名洞庭山一名包山一名林屋山去胥口西八

十里周迴一百三十里舟頭巡司在馬廬聚物產大略

與東山同盜素難犯嘉靖甲寅倭寇登劫一船為團長

徐本等築截自黃麻門從漫山而下向空湖常州境去

一船為耆民周瓚等所逐至獨山轉戰三四十合往無

錫境去蓋山民重于保家而輕于用命又其在湖諸船

案狎風濟設早寨有六北曰大勝南曰石公東曰元山

西曰舟山東南曰龜山西南曰廟山各領之以團長隊

長

蘇州出湖有二口曰胥口曰鮎魚口西口在府城西四十里周益公游山錄云太湖東邊兩山對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中一水曰胥口蓋太湖支流之東出者也凡至東山二山並由此道鮎魚口在府城南里石湖在府城西南一十二里西南通太湖東北一水入橫塘曰越來溪

澹臺湖在府城南一十八里東接運河

郊聚

木瀆鎮在縣西南三十里西出胥口

橫金鎮在縣西南三十里

光福鎮在縣西五十里鄧尉山下

古蹟

姑蘇臺在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

長洲縣

疆域

附府城東

巡司

吳塔巡簡司

陳墓巡簡司

舊有塘浦
巡簡司革

山水

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七里吳王闔廬墓此上有劍池

陽城湖在府城東北二十里界長洲崑山二縣之間周

迴里滙諸水東北入于海

天下郡國志卷十六
至和塘在府城東自婁門至崑山七十里宋至和二年
崑山主簿邱與權築中為橋梁五十二其南為沙湖北
為陽城湖而至和塘隔絕其中

沙湖在府城東二十里橫絕崑山道上風濤為患弘治
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於塘之南截湖為堤廣三丈袤
三百六十丈

陳湖在縣東南 里自葑門瓦屑涇東行歷王墓大
姚而注澱山謝澤圓泖入華亭界

郊聚

澆墅鎮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南北運道之要衝戶部分

司在焉

甫里鎮在縣東南四十里舟直浦上東接崑山界

陳墓鎮在縣東南五十五里東接崑山界南近澱山湖
陸墓鎮在縣北二十里

尹山市在縣東南二十里南接吳江界

按吳縣所轄皆山防守止一太湖而已長洲分界在府
南東北三面並皆水道旁接三縣又當海口東來之衝
故嘉靖中設營防守之制尤詳合其載於左

陸涇壩在婁門東六里嘉靖中兵部任環破倭于此長
洲之東四十里至陸市舖而交崑山縣界舊之設險者

凡三重焉官瀆橋營所以捍衛婁門為第一重也陸涇橋築土壩建木城敵樓設團營于陽城湖濱所以為唯亭官瀆二營之策應乃第二重也最東近陸市鋪設小唯亭營所以禦敵之來若外戶然乃第三重也其北陽城村團營相城團營皆為湖旁而設荻區團營乃為彭滄而設皆所以羽翼陸涇官瀆者也

葑門東六里為黃石橋營又六里為金鷄滄又六里為斜塘營又六里為唐浦巡司乃吳淞江轉折而南處也土壩在焉自此而東為舟直浦與崑山交界葑門之東南三里有瓦硝涇在葑渡橋北從北涇入歷

黃天蕩六里至瀆墅湖又三里至蘆底潭又東八里至陳湖又東南至澱山湖又東南至泖塔湖並曠野難于設備惟蘆底潭有村落可以控三泖之路

葑門直南而行歷篋渡橋營尹山鎮而浮橋鎖于水口者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也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涇港連太湖南抵吳江諸江北接長洲尹山諸湖賊舟若至夾浦則南犯吳江北犯長洲勢不可遏矣夾浦設團營官兵而其東吳淞江章練塘又各設兵所以為外障也

齊門外直北五里為陸墓又五里為周涇鋪又二里為

蠡口巡司從此而北至永昌敵樓與常熟接壤所謂常熟官塘是也通計團營之設者七無量營石家浜營夾塘東西而立乃齊門外第一層險也陸墓營南橋鎮營亦東西夾塘而設乃第二層也陸墓之北為蠡口營蠡口之西北為治長營治長之東北為永昌營其形若鼎足者乃第三層也塘之東為彭漚為陽城湖施澤湖直通常熟崑山二縣塘之西為長蕩為曹湖為黃埭蕩直通無錫縣若蠡口者郡城之北門也又有錢萬里橋團營則緣郡城西北空野其水與長蕩相連而設露城鎮團營則緣郡城東北空野其水與陽城湖相通而設一則為婁齊門之羽翼一則為閶門之羽翼也

吳塔在縣北五十五里常熟界舊設巡司今移蠡口閶門外要衝莫若泖墅往年倭寇五十三人自南京至吳縣之橫涇為官兵所截正由乎此其南為楓橋商賈駢集乃入蘇之正道也又有虎邱山塘涇貨物亦阜乃入蘇之間道也今設泖墅鎮營其北又設望亭團營

吳江縣

疆域

在府東南四十五里

城

周五里二十七步

驛

平望驛

舊有松陵驛草

巡司

震澤巡簡司

分湖巡簡司

平望巡簡司

同里巡簡司

簡村巡簡司

舊有長橋瀾溪因
潰三巡簡司俱革

形勢

松江太湖水國之勝宋范成大集

山水

太湖在縣西二里入湖有三路西北曰柳胥西南曰簡村其一則西郊

徐師曾志曰太湖中一十八港樞紐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蝕于湖者謂之坍湖其東之

沙日漲為田者謂之新漲歲有新增其數難定各以萬計東南

二湖俱成原隰則壤為科亦以萬計城南高壤俱成民居今之議水利者每於斯而歎息焉

又曰坍湖新漲本同一體然坍湖出于天數新漲則猶有人助焉近年以來坍者少而漲者多蓋由蘆葦日蕃則沙泥易積非若坍湖之專俟乎風濤也又其地充斥難于丈量故易隱而難明其為水利之害非一日矣

松江一名吳淞江禹貢三江之一也枕縣東門自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

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頤會浦又東合松子浦至宋家橋與黃浦合流入海其口名曰滬瀆

鶯脰湖在縣南四十里源自天目東流至荻塘會爛溪水併出平望滙於此

汾湖在縣東南六十里與嘉興分界東出三泖

龐山湖在縣東北里太湖水自長橋東北入此合

吳淞江東注

白蜆江在縣東南里或云即古之東江

荻塘自平望鎮西行至烏程縣南潯鎮凡七十里

關梁

長橋在縣東門外宋慶歷八年縣尉王廷堅建以木為之東西一千餘尺橋中有垂虹亭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斲以石下開六十二洞至元十二年增開八十五洞

志曰橋之西北有渚曰葉家滙又名蕩上沿城二里漲為民居太湖松江吞吐之交自來言水利者往往以橋為碍但其來已久居民千計又難輕議惟宜節制毋令日填月築以塞江口可矣

宋時有減水則石二各長七尺有奇樹于垂虹亭之北其左一石橫為七道道為一則以下一則為年水之衡

水在一則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滄過三則稍低田滄過四則下中田滄過五則上中田滄過六則稍高田滄過七則極高田俱滄如某年水至某則為災即于本則刻之曰某年水至此每年各鄉報到災傷官司雖未及遠臨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已預知于日報水則之中矣其右一石分為上下二橫每橫六直每直當一月其上橫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橫六直刻七月至十二月月三旬故每月下又為三直直當一旬三季二十九旬凡二十九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漲落到某則報於官其有過則為災者刻之法如前

沈啓曰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其橫第六道中刻大宋淳熙三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斷不通人往稽其碑水到六則與宋淳熙中同則元之水猶過也今石尚存而宋元尚跡與橫刻之道盡鑿無存矣

郊聚

平望鎮在縣南五十里為嘉興湖州二府必由之路其三十里曰王江涇秀水界其西為菰塘入烏程宋置寨偽吳張士誠嘗築城于此嘉靖三十三年為倭所焚三十四年復犯平望知縣

楊芷守盛墩在平望之北幕府調宣慰彭蓋臣兵二千至大敗之于平望

徐師曾曰平望邑之屏蔽也雄據南北戰守咸宜使城尚存則已卯之變豈至此極乎小民恪于用財有司沮于浮議此識者之所深憂也

爛溪在縣西南一十八里北連鶯脰河為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之所會也烏鎮為湖州望鎮而爛溪之南寔抵鎮之北柵故甲寅之亂寇屢經此舊設巡司國初移置巖墓村萬歷初革

震澤鎮在縣西南九十里北濱太湖東通鶯脰西接南潯南連諸漾凡嘉興以北湖州以東諸水悉會于此夾浦在縣北一十里乃吳淞江之上源太湖之委流也賊若自吳淞江而來南犯吳江北犯長洲此為分蹤要衝或寇入太湖欲出東海而由鮎魚口瓜涇港以來亦自夾浦橋出乃往來必由經之道也况為運河閘隘賊若據此則本縣與郡城聲援不相接矣此為縣北第一要害

鮎魚口在太湖之北距縣治十八里南受太湖北流匯為鑿塘又北過五龍橋入吳縣界為盤門運河為古塘口入長洲縣界為澹臺湖與運河合賊若自郡城走吳

江必自五龍橋出鑿塘或從太湖或從古塘而鮎魚口乃必由之道也

簡村在縣西南一十里北鮎魚口南至震澤鎮舊設此巡司于此國初移置充浦村

同里鎮在縣東一十里四面皆湖民居稠密縣東之藩籬賊若自松江而來由三泖澱山而至或自崑山而來由新洋江舟直而至則同里並當其衝

汾湖東通三泖西接勝墩賊自松江而來此亦一大道也

按吳江一縣界浙直之間當運道之衝天下有變所必爭之地而淞江一帶限乎其中宋人所謂重江之險者也考之于史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南齊王敬則反吳郡太守張瓌拒之于松江梁侯瑱追侯景及于松江並在今吳江之境其時未立縣治故以水名其地也宋建炎二年高宗幸杭命張俊以八千人守吳江四年以巨師古守吳江五年金人自南來師古兵潰當日有焚橋之議者亦以江流迅急阻水易守也迨元至元十三年伯顏引兵南下而置鎮守長橋水軍萬戶府者亦慮宋人之扼水而斷其後也自秦定中立石橋截江而為陸路京口一騎可達錢塘而

松江之險失矣然運道之外四郊泱菴皆為水區非舟不通而又西南抵苕霅西北至宜興東出吳淞江口則此一邑者固水中之衝地也水窟深阻盜賊因之故國初巡司之設每邑僅二三而吳江遂至于八及海寇之作吳江以腹內之邑而出入獨多盛墩一捷倭氣遂沮則此邑之伏戒亦不易防也哉

常熟縣

疆域

在府北一百五里

城

周九里三十步

巡司

許浦港巡簡司

白茅港巡簡司

黃泗浦巡簡司

舊有福山港巡簡司革

形勝

濱江控海吳之北門

山水

虞山在縣治西北越絕書云古巫咸所居其上有仲雍墓

福山在縣北三十六里下臨大江與通州狼山相對宋置水軍寨今為福山鎮嘉靖中為倭寇出入之道乃築堡設把總水兵于此

曰常熟為蘇之北門而福山又常熟之北門也舊有巡司而嘉靖中又設把總指揮統水兵在江巡哨府縣官統陸兵在鎮屯守可謂密矣然寇犯本

須自三升高家縣後以至三沙然後西至本港則三沙之防守尤所當重必須奏分蘇州一所官軍嘗川住劄如吳淞江事例方為長策又修復五代錢氏建閘之制外可以限海舶之來而內可以節水兵農兩利之道莫善于此

尚湖在縣西南四里

華蕩在縣西南里

昆承湖在縣東南里

白茆港在縣東北八十里自縣城東南受尚湖昆承湖諸水東北入于海國初置巡簡司天順五年置寨每

春夏蘇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
士四百餘人至此操練備倭

萬歷三十四年知縣耿橘水利書曰白茆港自本縣
東南門起至于海長八十里而遙凡太湖之水自長
洲無錫而下者若蠡河若常熟塘若陽城傀儡巴城
等河皆會于本縣之華蕩昆承湖尚湖由白茆入海
故白茆通則長洲無錫東注之水咸有所洩太湖底
定而常熟為樂國白茆不通則常熟為巨浸而長洲
無錫諸水皆無所洩而太湖不定 國朝開浚之役
凡五舉若夏司農公原吉徐司空公貫李司空公充

嗣海都御史公瑞林侍御公應訓咸後先相繼主其
事者而經費有鉅簡之異享利有久暫之殊何耶自
今攷之有調夫旁郡二萬餘人者有大發近郡徒卒
工費視前加倍者皆載在志書而海公林公之役猶
有卷可查海公之役計費四萬有奇不三年而旋淤
說者謂稽查無法委任^欠當之故是非卑縣之所敢
知林公之役費不過二萬五千而迄今廿餘年吳地
無苦大旱大滂者咸頌德林公不衰焉奈何數年來
此港淤沙漸起日甚一日識者謂有海變桑田之勢
今查自海口至于墩頭三里間一帶陰沙或東或西

恒無定勢其水深不過一二尺此為塞漲之根自墩頭而西抵于雉浦七十餘里之間雖淤䟽相間然大半淺狹矣淺者水不過一二尺狹者僅容一舸吁可畏哉卷查萬歷七年林公之役寔浚者不過中間四十五里之長自海口至橫塘二十一里自歸家橋至東南門一十五里當時俱未之淤未之浚也夫橫塘以東歸家橋以西當時既係深濶則其中間四十五里之內定未必如今日之淺狹矧今日之淺狹者且有七十里之遙也一旦告塞無論邊港高區失其灌溉之利而縣治東南西南一帶低區東洩之道既絕西來之水日涸不必于大滂之年而滔天之勢已在目中萬一商羊為災有不敢逆料逆言者當其時其勢常熟必為長洲無錫之壑華蕩昆承湖尚湖不安其位長洲無錫必為太湖之壑蠡湖常熟塘陽城傀儡巴城等湖俱不安其位太湖必將汎濫而靡定也吁可畏哉本縣查看水利白茆港不敢不列于急浚之條以告于當事者

曰港口西距縣治九十里東臨大海洪武初本港原設巡簡司天順初因江面水濶倭舶乘風而上輒抵城下添設官兵立教場操演為防春之計成

化中置營寨官廳鼓樓軍房七十餘間嘉靖中因倭寇復撥衛所官兵及游兵把總廣福蒼沙等船水陸防守且建朱家堡于近地較之國初聲勢十倍然寇所從入之路必自東北洋乘輕舸道三升高家縣後以至三沙視風汛之順逆以犯福山白茆而犯本港之路則登舟沙其緊要門戶也若遏之于登舟之東北賊不能登犯本港矣此又拒寇于上游之也

許浦在縣東北七十里西接梅李塘北入大江宋設水軍寨二以都統制領之國初改為巡簡司

曰許浦要害與白茆同宋詳于本港而畧于

白茆我朝則反其制何也許浦在宋時為大道故苗劉之變韓世忠提兵勤王李寶奏膠西之捷皆由此入今其壤半嚙於江存者亦漲而為田矣近年倭寇屢從此岸陸行至梅李蓋避白茆福山兵船之阻而乘我之無備也本港司兵不足以當之寇遂橫門擄掠或直擣城下今宜設兵船于此防禦而團結鄉兵為扼險之計水陸兩利矣

福山塘自縣北門行三十六里入大江福山渡在馬元末張士誠由此入據全吳

奚浦在縣西北七十里

三丈浦在縣西北八十里迤西二里為黃泗浦並此通大江嘉靖乙卯三丈浦嘗為賊巢叅政任環殲賊于此者再乃遁去

州塘自縣南門八十里至府城齊門本名元和塘一名雲和塘唐元和四年郡守李素築

郊聚

梅李鎮在縣東北三十六里又東北為許浦東南為白茆西北為福山道里適中之地吳越錢氏遣二將梅世忠李開山戍此以防江故名嘉靖中賊首劉鑑自許浦入寇嘗巢於此

吳塔在縣南三十里與長洲分界在尚湖華蕩之東南蠡口之東北其南為入蘇大道而華蕩蠡口皆通無錫往年賊自無錫而來北入三丈浦賊巢嘗由此道而掠洞庭兩山之賊過齊門去者亦此道也設巡司屬長洲縣

塘市在縣界南三十里南接昆山斜堰

耿橘平洋策曰昔襲遂治渤海悉罷遂捕盜賊吏諸

持鉏鈎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

于是群盜解散復為良民不殺一人不費一餉而大

盜悉平然則治今日江海之盜者亦宜畧倣此意而

行之耳吳中風俗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巧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猾之民為之吁私鹽之行官鹽之滯勢不得不設為重禁添兵巡捉名之曰賊然其寔皆良民也夫鹽之為物乃人家當用如水火之不可缺也故禁之愈嚴而價愈涌價愈涌而私販愈多大利在前走死地如鶩無足怪者而自有諸巡役以來兵船周遊列械張船而販者之船亦各具旗械以應之矣應者人日益眾勢日益張而巡者止有此數奚啻止有此數而

已始婪常例以縱之販繼且躬為販而假之巡終且尋一二愚懦買鹽自食者而誣之販甚且以已鹽計趨商民船中而誣之販彼販者視諸兵役之往來巡視直蠅翼過前耳始具械以應諸巡已而巡無足應械有可恃往往于空濶之處波濤之中劫擄人財矣勢大黨多橫行江海如無人矣至于今日名為販而寔為盜矣故愚以為不大弛鹽禁而欲靖江海之盜必不得之數也惟鹽禁弛則販鹽者無不躓之名得與諸商賈等與諸商賈等自無用多招亡命厚設兵械亦不必豪猾之民始為之吾乃視其船有旗械者

即為賊無旗械者即為商賈商賈通鹽價平彼豪猾者將
 驅之販而亦不為已此令一申而諸盜可保十九為
 良民也即有一二怙終不悛者其勢孤其擒勦易
 易耳第鹽法之設乃祖宗之制臣子不得議弛
 若論其寔祖宗之所以設行鹽法者不過得鹽之
 利以濟國計耳若查各州縣舊例如每年應獲囚
 鹽若干應賣官鹽若干定為規則其囚鹽令有司均
 派各販名下如典稅之法四季易銀類解其官鹽引
 到日仍發各發易銀交付商人於國計何損不然
 爭錙銖之利陷赤子于不赦之條而以誅殺從事即
 能勝之于元氣必有所損萬一不勝其所損可勝道
 哉夫天下有禁之而反以熾弛之而反安于無事者
 此計是也此化盜為良之上策也

崑山縣

疆域

在府東七十里

城

周一十二里二百七十八步

驛 舊有寧海驛革

巡司

石浦巡簡司

巴城巡簡司

山水

馬鞍山在縣治西北

吳淞江在縣南九里西接長洲東入嘉定縣界

新洋江在縣東南六里南納吳淞江北入太倉塘以達於海

澱山湖在縣東南六十里北岸屬崑山南屬青浦其源自吳淞江分流由急水港鍾為湖曰薛澱一自長洲白蚬港分流入此周迴幾二百里北由趙屯浦東由大盈浦入于吳淞江南由爛路港入三泖

按志載澱山湖北中為一澳曰山門溜溜之中又有斜路港與磧灣鄰及大石浦小石浦通洩湖流後潮

淤圍田湖去西北已遠今趙屯大盈去湖益遠反由何家港及南北潮港受湖水以洩于江水患多矣

巴城湖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小虞浦在縣西南三里潮汐南北兩來故古于嚴村灣置閘今尚有閘頭之名

下界浦在縣東南二十里永樂初夏忠靖公開鑿倍廣於昔因易名夏駕

千墩浦在縣南四十里永樂初夏忠靖公開鑿

至和塘即婁江故道又名崑山塘古連湖滾無陸途甚為民患宋至道中議欲修治不過皇祐中發運使復申

前議命王安石相視又不果至和二年主簿邱與權始陳五利知縣錢公紀復言之於是興役塘成名曰至和嘉祐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大修治之益加完厚民得立塍竭以免水患

七丫浦在縣北三十里西通陽城傀儡二湖西南通巴城湖東北入于海昔人以一浦不能洩三湖于縣西北三十二里長洲常熟二縣接界地名斜堰建大石以遏陽城傀儡二湖北由黃涇下白茆入海今廢

郊聚

真儀鎮在縣西二十里巴城巡司在焉其西三里與長

洲文謂之界浦西北二三里為陽城湖東北五里為傀儡蕩又北數里為巴城湖水澤環屬舟楫通利益盜出沒真儀寔當三面之衝賊若由府治而來必經此道蓋西境之咽喉也

石浦鎮在縣東南四十里南接青浦縣界

歸有光與邑令論三區賦役水利書曰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蕪^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于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為憂而不能為吾民終歲之計明侯下詢芻蕘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

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為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足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草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

前巡撫歐陽公與大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于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于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出之大道水之經流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

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江即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年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于某年其散于一縣在于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則常州得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便是在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于下

也有司失于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
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
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
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
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
是寔得五升也其于名寔較然矣既減新額又于逃
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
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
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于此而不治為我民之害
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如本源苟狗目前修一

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
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
究其本因見淞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
舟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
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
得而不淤乎生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
于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
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
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
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牽于世俗之末

議而決以敢為之志况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
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
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
灾明侯昔日車馬所通瀕河人跡所到之處禾稼僅
有存者至于腹裏無復青草近經水潦徃徃千畝之
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
如拯溺救焚^焚尤不可完者^緩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
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
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
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役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

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嘉定縣

疆域

在府東一百四十里

城

周一千六百九十四丈一尺八寸

所

吳淞守禦千戶所在縣東南四十里城周五里一十四步
洪武十九年榮陽侯鄭遇春等築屬太倉衛

守禦寶山中千戶所在縣東南八十里嘉靖三十六年
自太倉衛移此名協守吳淞中千戶所萬歷五年改名

寶山

曰嘉定東瀕大海南據吳淞江北枕劉家河誠三面受敵之地倭船之來也大海渺茫難于收泊以寶山為表識故蘇之寇患惟嘉定受之嘉定沿海地方共七十里吳松江口乃適中之處也由江口延袤而南則自老鶴嘴以至寶山南匯金山出江口迤邐而北則自綵洵以至黃窰劉家河由江口而深入則南迤五十里即為黃浦直至上海由黃窰而登岸則嘉定太倉崑山蘇常連數百里是吳淞江者南為上海門戶西為蘇常藩籬是東南第一險要備吳

淞江即所以備上海備上海即所以備蘇常也舊制原設吳淞江千戶所守禦于江之西岸嘉靖十九年海水決壘所城僅存西南一隅乃復建新城避水患周迴四里當大江之傍

或曰均之海濱也險要莫如劉家河而以此為第一何也曰海中諸夷狡猾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日本山東浙直與寇為鄰然山東之海水勢湍悍山脉聯絡非熟其徑者不可行且勾引接濟之人未嘗有也故倭患獨浙江之海山嶼為多而通番者獨眾故寇舶自外海而來以洋山為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後分

艚苦直之崇明則諸沙錯落延袤三百餘里暗途相貫有若為華夷之限者惟三引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重載惟此一路寬深可行無有壅碍寶山之有楊家路外沿海而竹箔一沙橫亘其外隱然為之外護焉者是也

國初海運特築寶山以為準的蓋為此也故竹箔之南吳淞之要道也竹箔之東劉家河之門戶也設重兵于此防守賊豈惟不侵犯內地雖二江之口亦得息肩矣

巡司

顧涇巡簡司

江灣巡簡司

舊有吳塘巡簡司革

山水

寶山在縣東南八十里永樂十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築為表識賜名寶山 御製碑文

吳淞江在縣東南四十里入海其口為千戶所城

曰吳淞江各支河之水俱由江東老鸛嘴寶

山李家堰一帶出海此嘉定上海分界也近來吳淞所海灘漲成平地潮勢衝突李家口此舊迅疾泥沙滾入裏河一潮便有一紙之厚吳淞之易于埋塞職此故耳議者欲于宋家江口築閘以遏潮沙亦為良

白鶴江古稱白鶴匯自此至盤龍環曲為匯不知其幾

宋胡恪云古有五灣四十二灣五匯者安亭匯白鶴匯

顧浦匯盤龍匯河沙匯以其江水與潮會合之地故名

曰匯古云九里為一灣一灣低一尺今嘉定之吳淞江

白鶴江青龍江口亦謂之三江口江面濶九里地勢低

于震澤水行迂滯溢而為災宋嘉祐間自其北開為直

江涇瀉震澤之水東注于海自此河中得免水患今江

蓋故匯遺跡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其南為西霞浦

俱東入大盈與青龍江斜對

青龍江圖經云昔孫權造青龍戰艦于此故名在唐宋

時其上為巨鎮今鎮為邱墟江亦淺隘如白鶴然其上

流西接大盈東接顧會下流合浦家江浦家之西為趙

浦接趙浦在青龍江北越吳淞江入嘉定界此開江取

直分属于南之驗也

綵淘港在嘉定縣東南與吳淞所相近亦江灣大場諸

水入海之口

練祁塘嘉定之水南北莫大于橫瀝東西莫大于練祁

練祁之水橫貫縣市東西長七十里自西開出合顧浦

以南入吳淞北折則由鹽鐵塘出劉家河縣治東有水

道與海潮接今被豪家閉塞江水海潮皆不通矣

橫瀝自上海吳淞江北岸孫基港口歷柵橋江橋南翔

嘉定北至公塘口出劉家河俱名橫瀝郊曹所謂南徹
淞江北通常熟者即此今淤

婁塘在嘉定北十二里自裘涇出為願浦自願浦而東
為婁塘橫瀝塘中貫之北出劉家河俗呼為公塘口是
也今淤

卷終

與
蘇
亦
不
留
水
開
江
美
高
泥
四
五
五
大
水

